



趙清獻公文集卷第六

奏議

奏疏論邪正君子小人

至和元年九月三日



臣聞欲治之主得人其昌左右前後皆盡賢正也謀
 謨讜言皆盡延納也忠厚饒亮之士日益招來便佞
 詭姦之徒日益摧縮號令風化日益流布朝廷中外
 日益尊安若然富壽之域坐躋太平之象立見噫左
 右前後百不得賢正之人而為之輔翼雖堯之癯瘠
 舜之孜孜夏禹之克勤文王之不暇食未如之何也
 已漢劉向謂正臣進者治之表正臣間者亂之基誠
 哉是言也在易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於卦為泰其繇

云上下交而其志通也。正臣非君子，與反是則於卦
為否矣。否之繇則曰：上
下不交而其志不
通。內小人而外君子，邪臣非小人，與此言為天下者宜進君子
而退小人也。明矣。卷之六所謂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
者，其有旨哉。夫南面而聽天下也，公卿百執事雜然
滿前，孰為正孰為邪，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在，聖人明
眎而聰聽之，精擇而慎揀之，真偽明白人焉，度哉大
抵輔相樞機之任，得正人也。得君子也，然後同德而
同心也。則其下所謂邪者，小人者，靡然相與俛首帖
耳以去，而徘徊所留，亡幾矣。鑒觀古昔，信史備存，有
真大聖人也。任十六相，並濟德美，構杞鬻餐，流竄四

者，民至于今，稱之亡窮。周成，蒼王也，善有且，與則倚
之不貳，惡有管蔡，則誅之勿疑。故年七百而世三十
也。始皇惑高，其之位不能奪，忽於孫之才不能與，秦
嬴之敗，曾不旋踵。元帝知恭顯之姦，不能擯，愛蕭望
之之賢，不能用，炎漢之運，從而衰下。唐太宗納房杜
王魏之切議，誅侯君集、張亮之亮，僻遂成正觀之治。
天皇聽許敬宗之附會，戮無忌之忠良，終有易姓之神
其後，元振朝息之擅權，元載盧杞之竊位，代德之世
其危殆相繼不絕如綫。茲誠用人之得失，莫不繫國
之安危，間分兩塗，不可不辨。恭惟陛下以上聖之資，
御神器之重，開納忠讜，繼承祖宗致路，以取人一德。

以求治然而邇來日星譎見聖衷焦勞蝗潦為災民
力彫弊帑度空窘戎狄窺覷官冗兵驕風俗奔競今
將治其弊安其危豈一人獨運於巖廊之上而能致
之哉當此時也謂宜博選忠直方正能當大任世所
謂賢人端士者速得而亟用之位于丞疑輔弼之列
朝夕獻替得嘉謀嘉猷發為號令使天下耳目聞見
太平之政在今日爾臣不勝大顛顛陛下宸斷不疑
舉正以却邪陵君子而黜小人有為於可為之時無
因循後時之悔則天下幸甚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此
其時也臣遠賤之迹愚亡所能唯思死節一誠上報
陛下採擢覆憐之德萬分一二臣無任許國竭忠激

切行罪之至

奏狀辨楊察罷三司使

九月

臣竊見近日除楊察罷權三司使轉戶部侍郎提舉
策禮觀公事臣風聞因百姓張壽於三司指論皇城
司親事官收受內香藥庫公人錢物公事三司向追
被論人不得緣此事由遂罷察三司使中外傳聞無
不喧駭伏緣三司領天下大計寔朝廷委任重臣之
地豈宜輕議去就以謂察若有罪被黜不當更轉官
資察若本無罪犯不當忽即罷去置之散地洵洵人
情不能無惑今若止以皇城司爭論公事遂爾黜廢
恐非朝廷進退近臣之體伏望陛下特賜宸斷辨察

有無罪犯明示中外若果無罪即乞追還新命且今仍舊職局如此則上全國體下息人言臣備位憲司不敢緘默

奏狀論置水遞鋪不便

臣竊聞近差馬仲甫計會淮南發運使相度創置泇河水遞鋪兵士奉傳綱運舟舡等事臣昨通判泗州備諸泇汴至京轉輸軍糧斛體例久來頗甚允當國朝仰給東南六路歲計發運司每年管定上供糧米六百五十萬碩未嘗闕絕蓋能謹守祖宗條貫法度只委本司差撥兵稍支破水脚工錢口食不至失所今若輕議創新改法泇汴起蓋營房招集兵士數

萬泗宿幕宋開累年以來大或騷動一則尚恐招集兵級得難滿數二則兵役朝夕往返牽挽舟舡既無休息疲苦勞頓之後不唯多致逃亡生事亦便壅遏住滯繼運自春夏水通未數本司元額斛斛間即已霜降水落又須隔歲不前萬一遂使軍儲乏絕臨時噬臍如何更作處置陳大計者無甚此舉欲乞朝廷速降指揮下淮南發運司且依舊例施行免向去敗事下發通司

奏劄乞放泗州酒坊錢九月

臣昨通判泗州日伏見本州臨淮招信盱眙三縣有百姓衙前元係慶曆二年敕根究到買撲村酒坊場

淨利錢共二萬四千餘貫續准慶曆五年十一月敕
節文今日已前先降指揮令百姓及衙前人送納交
實酒坊錢條貫更不施行其所根究到酒場淨利錢
數更不催納至皇祐四年內知州陳式不曉教意却
行點檢勘決干繫人仍下三縣督責監催元欠人送
納交坊錢數入官前後催理錢五千餘貫外尚有一
萬九千餘貫無可送納臣為見已該慶曆五年十一
月條貫更不施行酌然明白不當更須追催本州未
敢一面除放又牒鄰近潞濠宿等州勘會得似此人
戶所欠淨利酒錢例各依赦除放去訖獨有泗州只
因陳式不顧條貫唯務聚歛刻削細民反行監催為

已勞績本州曾於去年六月內具此因依申奏蒙送
三司有司之咨未即放免至今本州却且追勾理納
竊緣淮南比年災傷不易百姓等為此無名欠負破
產場產填納不足至有死亡逃竄者州縣枷錮欠人
骨肉追及親鄰窘貧無聊嗟怨滋甚臣謂朝廷渙汗
之號已行欲乞特降指揮下泗州所有人戶見欠上
項酒坊錢一依慶曆五年內赦條並與放免所貴疲
民漸蘇感召和氣下三

奏狀論北使到關

臣竊聞密院劄子下張揆須管契丹人使今月二十
五日禁樂前到以臣所見溫成皇后葬事如典禮制

度該得禁樂雖人使來固無所避如未得合宜亦當
速務更張若北使奎中因故遷延須令張揆催督尅
期到闕或萬一不即依稟別形語言於國大體虧損
不細欲乞速降旨再付張揆從容接伴一如常儀
亦朝廷所以示閒暇持重難測之一端也

奏狀乞緝捉匿名文字人九月

臣竊聞日近有以匿名文字印百餘本在京諸處潛
然張貼誇讟大臣聞達聖聽此當有姦邪險陂忌刻
無賴之輩惑亂用間搖動朝廷亟欲中傷陛下近輔
者之為也脫使檢校之計萬一得行則臣恐陛下常
所信用宰執公卿而今而後人人徇默憂畏不測無

所措手足矣以臣等所寫聖印謄書百餘本遍布
羣下似非一二人能為之雖已下開封府出榜厚
賞緝捉至今已是多日未獲臣欲乞更賜指揮於南
河北市要關處榜探一色見錢并預出空頭宣敕示
人果決必信所貴速得敗露才候有人告首得實便
仰即時給付充賞仍令有司子細鞠訊根窮惡黨臨
時取旨法外重行斷如此施行則足以安輔臣惶
惑之心沮小人陰賊之計中外幸甚

奏狀乞改差以次臣僚監護温成皇后葬事

臣伏以國家禮制隆殺從宜本緣人情匪自天降規
模法式中外觀瞻得之則取重朝廷失之則貽謫天

下臣伏觀溫成皇后禮葬初命參知政事劉沆為監護之職當時物論或未為非今沆受立作相謂宜立須改差奈何重惜更張膠固不變風憲論列陛下所宜留神相臣懼辭陛下所宜聞可上守祖宗之執範下從臣子之讜言念公相燮理之非輕得后妃終始之如禮伏况自啓殯祭定制度繩墨一切辦集定無闕事其監護職除宰相外欲乞速賜改差以次臣僚免使屬本朝之典禮取後代之讖議臣寫誠瀝血所難盡言伏惟陛下思之慎之特賜采納則天下幸甚

奏狀乞不許虜使傳今上聖容

臣風聞契丹使堅求傳寫聖容歸示本國又云候

向去正旦使來亦齎虜主所傳神進獻朝廷雖未俞允臣下豈能違寧書省夕思大為下可伏自南北和好僅五十年然賜與萬數固多而華夏禮法猶在豈容渝動信誓妄行干求深惟廟堂自有謀筭如向時嘗借樂譜前日將進壽鶴陛下皆能照其譎詐沮彼狂率今之所請益又可駭况非虜書語及只是黠使口陳伏望陛下密令館伴楊察以直詞推之命中書密院以常禮遣去庶幾戎人之議無輕中國之心則聖神何憂臣子不辱中外幸甚

奏疏論契丹遣使無名十月

臣伏見河北通和歲歷浸久使入往復禮有常數近

者虜庭遣蕭德華不時而來奏記旅實外又即別無
事端雖中外人心稍安然戎狄情偽難測或觀望釁
隙或窺覘盛衰桀黠貪婪自古無信昔漢文帝與匈
奴和親厥後繼入邊境故賈誼有太息慟哭之說唐
德宗許吐蕃盟會至時竊發平涼故渾瑊有狼狽奔
遁之事初皆甘言厚意終乃背約渝盟今契丹使來
無名其勢未已僥求不一詭詐百端稱息兵以怠我
師幸重賂以困邦賦為意不淺其可忽諸傳曰居安
慮危又云有備無患不可謂邊隅未擾即示晏安之
懷不可恃風塵未驚遂為苟且之計伏望陛下留神
鑒古密諭輔弼近臣講求捍禦之策今公邊急務者
莫先乎擇將帥練士卒備軍實擇將帥則才能者留
疲懦者去練士卒則精勇者進驕惰者退備軍實則
邊氣壯人心安三者有禦萬一猝然寇警我何懼哉
頃歲西師未興之日士大夫有橫議及此者人皆竊
笑鄙易之指為狂狷不祥之言烏肯動心預為之防
一旦迺安驚擾臨時措置失次中外不勝其弊臣今
之言未必非當時狂狷不祥之言也至愚憂國無所
諱避伏惟陛下如天聽早取千慮一得之說奮乾剛
之德發先見之明審思而力行之則宗廟社稷之福
也

奏狀乞勸新道士王守和授箬惑眾四月

臣竊聞有信州龍虎山道士王守和見在壽星觀內寄居昨秋中曾糾集京師官員百姓婦女等一二百人以授符籙神兵為名夜聚曉散兼近日此法浸盛傳布中外沸騰街坊又欲取今月十五日夜於本觀登壇聚眾作法希求金帛惑亂風俗豈宜輦轂之下容庇妖妄之人深屬不便臣欲乞特降指揮下開封府捉搦勘斷押回本鄉免致動民生事

下開封府押歸本州

奏狀論禮院定奪申明用空頭印紙

臣竊見自來朝廷凡所干涉禮典事並送太常禮院定奪申明務令得體適中示不欲專也其本院知判官不下八九負日近有司承接行遣多只用空頭印

紙寫成文字本院官或有議論未周或則未遍呈覆即不更候簽圓只憑吏輩面書填名衙申發既對國體豈恤人言今來有禮生元介等見為代署事發逃避係開封府相寃施行次臣欲望聖旨特賜指揮禮院今後但承准朝廷定奪禮法等事不得更用空頭印紙並須知判官員公共商權親署議定文書臨時用印申發免紊彝章所是見元介等公事亦乞嚴賜催促開封府早令勾追勘斷結絕

下中書斷禮生等各贖銅錢

奏狀乞差馬遵充發運使

臣伏聞許元奏請乞罷免江淮等路發運事緣元自授本司判官至副使已十二年東南大計每歲六百

餘萬上供未嘗有一闕誤今朝廷如以元久次多病
允其所請如頃又得有才幹直如元者俾代其任以
臣愚見能繼元職任者莫如再用馬遵也遵亦自本
司判官至副使歷三四年無不通曉六路漕輓利害
事事辦集其心計才力不在元下今若使遵與王鼎
協力並濟則制置幹運號為得人况京畿輔近兵屯
甚衆疲屨仰給率資東南萬一朝運失於擇人則發
運司紀綱一隳軍儲誤事至時雖復更張亦須更三
二年整頓方得及舊伏望聖旨指揮如令許元罷免
即就差馬遵充罷發運使多貽後悔

奏狀乞減省益州路

八月

臣竊聞益州路之弊恐有寇侵軼雖已有德宗
臣以愚見謂宜先寬民力使人心安和即無他虞
今具本路有科配民間不便等事畫一如後

一每年轉運司下益蜀等州科買官布每匹只
支與大錢二百至四百文其布實直每匹計
大錢八百至一貫文多是貼錢買納自慶曆以
來每歲又更增添買萬納數民間困乏不易

一每年轉運司准朝省指揮下邛蜀等州織買九
壁火綾每匹支與絲并手工共莫計大錢二
貫文上下彼人戶每匹却用大錢六七貫文轉
買納官累年亦是增添匹數科織民間大為搔

擾

一每年轉運司於轄下州軍用人戶合納苗米每
七八斗折納官絹一匹近歲米賤每一斗只直
大錢二百至一百三四十文以下官絹每匹直
大錢三貫以上州縣役限督責人戶賤糶米貴
買絹輸納艱阻獎苦百端折納萬數益多民間
轉見貧窘

古謹具如前臣昨知蜀州江原縣日備見民間科納
之際憂愁亡聊兼體問得寶元以前本無如此浩大
數目伏望陛下仁聖特賜矜恤下本路轉運司共
同體量於折變科配買織疋布當於內減放一半以

上庶幾寬遠方之民

奏劄乞差填殿帥

十一月三日

臣伏見自來殿前馬步軍各有副副共六員今殿前
只許懷德馬軍惟范恪外又復兼管步軍其餘都指
揮使實候見差出四員夫禁衛士旅衆多全藉忠幹
有心力帥副分頭部轄訓練精強以壯朝廷之威今
來在京見闕四員伏望特賜指揮抽還供職或別選
差填補所貴專各管勾軍政免致急關慢事

奏劄論湯夏不合權開封府判官

臣伏覩已降勅差湯夏權開封府判官竊緣湯夏素
無士譽兼近患耳重浩穰之局須藉察獄聽訟以區

別枉直況上件差遣乃是職司鑑基如將來遂除夏
職司則外部州縣坐見受整伏乞朝廷特賜指揮罷
免仍別差清強官權開封府判官下理省府實系

奏狀論除吳充知高郵軍不當四十一日

臣伏觀已降勅差鞠真卿知淮陽軍吳充知高郵軍
然以真卿曾有奏請唯充外補名則不正竊聞朝廷
以充近移牒禮院手分代署事情涉虛偽目為檢邪
遂爾左降伏緣自禮院有此用印紙代署公事以來
臣即嘗論列雖禮生等量行贖罰蓋是未經勘劾所
以真偽不分臣愚欲乞追索元初代署始末一宗公
案差清強官置司根勘如充等顯屬誑狂即行黜降

未晚若禮生等公然作過并乞依法條科決使罪狀
明白眾所共知則至公之朝無濫罰之議

奏狀論薛向酬獎僥倖十一月二日

臣竊聞近降勅差雲部員外郎薛向在京剗刷庫務
閑雜物色送賣場出賣候了與賣場監官一例酬獎
緣向嘗以鄆州水災徵効朝廷推恩已令指射知州
差遣候二年即與陞陟實為優異今未授差遣間若
更理賣場酬獎乃是重疊連併恩賞太為僥倖况見
今朝行中多有才幹不曾經陞陟之人未蒙差使似
失均中臣欲乞指揮所是薛向且依前降恩命外補
其根括閑雜物差遣特賜下三司別令舉差當朝官

中有才幹未經陞陟之人對皆所貴賞其無偏或只
乞改差逐部判官公共管勾自可辦事下三司別差

奏狀乞寢罷石全彬陳乞入內副都知等事

臣伏觀已降勅命除石全彬授官苑使利州觀察使

仍與觀察留後請受寵數便蕃固已加等今又聞全

彬未即祗受別更攀援體例妄行陳乞職任竊緣全

彬自管勾温成皇后葬禮以來朝廷重疊賜與不少

今其事畢復乃優轉官序豈宜畧不知足尚肆僥求

中外聞之喧沸嗟駭臣愚欲望陛下特降聖旨指揮

石全彬且依前勅處分所是今求別有陳乞入內副

都知等事一切並賜寢罷罷副都知

奏狀乞下淮南路應人戶買撲酒坊課利計

今尺納見錢十一月

臣竊見諸路州軍係官監酒場許人戶認最高課額

實撲逐辦送納官錢於公大為利益者以其能減省

官中米麩物料并監專兵夫請受一切費用而得月

入淨利錢獨淮南一路買撲坊場最為浩蕩只自皇

祐二年後本路轉運司擊回今酒坊人戶將課利見

錢變轉作米麥每一斛在市價上明減下三二十文

科折赴逐州倉送納其所定斛斛價利既已大段虧

損人戶及乎輸納之際不惟倍備脚乘例用加耗量

入以此糜費幾及一倍遂使近年真揚濠泗等州酒

戶破竭家產陪納官錢負欠積壓須至閉罷不免官
中却自開沽重成勞費此其無他蓋向時漕司見一
時之利而忘久長之計耳是則前日所得者寡而今
日所失者多矣臣愚欲乞朝廷特降指揮下淮南路
應人戶所買撲官酒坊見今未嘗開罷者許令依舊
將課利只納一色見錢入官所貴公叔久遠利濟下

奏狀論宰臣後人極殺婦人乞下開封府勘

期十二月

臣竊聞開封府昨有婦人一名被宰臣下導後人以
他物擊損頭骨自家門街傳送出曹門外係所由崔

成等交割至護國院側致命身死已曾差官檢覆經

今僅及半年其本縣並不畫時追勘申解却只監勒

地分者壯出外迤邐尋究顯是有所顧避乃欲拖延

歲月伏緣性命事重豈容容言聲之下白日無故極殺

平人在濫如此官方不為理雪深可痛憤伏望陛下

特賜指揮下本府司追干連人送所司勘鞠庶幾寬

命有歸以召和氣下開封府

奏狀乞罷孫惟忠充高陽關兵馬鈐轄月十二

二

臣伏聞孫惟忠充高陽關路兵馬鈐轄仍轉使名
竊疑惟忠歷官以來過犯不少一次勒停一次編管

一汝衢晉近自杭州都監又經體量降黜今來既得
黃河都大提舉差遣未久何乃驟磨陞陟任用又即
優改官資如此則是有過無功之人翻得不次酬賞
通巧佞之路開僥倖之門外議紛紛皆以謂惟忠要
結獲貴密行請託此風遂熾大為不可臣愚欲望陛
下特賜指揮復嚴惟忠新授恩命亦沮惡勸善之一
端也詔只充都監

奏劄乞止絕高齊等出入權要之明十一月
臣竊以司天臺之局其星辰變異氣候差殊歲時吉
凶人事休咎居是職者無不盡知國家固宜慎密而
防閑之也近聞高齊等輩多行權要臣竊以

出入無節深屬不便乞朝廷特賜指揮檢會司
天臺元初約束條貫行止絕免致惑衆生事下司

監常切
覺察

奏劄乞牽復陸經舊職

臣伏見大理寺丞陸經頃因鄉里借錢并與官負聚
會等公事勘斷止得杖一百罪又已該赦釋放當時
勘官王翼於事外上言誣構遂貶經袁州十年江淮
六次恩赦子毋萬里今始生還同時被謫之人例各
仍舊職任惟經未蒙牽復前後累有近臣奏雪惜其
遺才昨聞已降聖旨下審官院與除江南小處通判
僅已涉歲本院止今都未有聞食貧蕭索深可憫恤

其人為性恬退未嘗自陳臣若不言則至公之朝無由知此寃滯甚傷和氣臣伏望聖慈特賜推息牽復舊職或與江淮兩浙路分一州郡合入差遣所以伸無辜勸自新也

奏狀論三路選差

臣竊見審官院係選河東河北陝西三路親民差遣其官員曾犯私罪杖以上公罪至後者更不預選緣今京朝官中負數至多其間有犯曾犯上項公私罪縱後來能改過自新亦不得預前路分任使或雖是鄉里必也無由得歸情有重難去宜矜恕臣伏觀明堂赦書節文今後應係選差職任令主判官審擇

人才參校履歷不得以私罪之便滿選差如須合立定選格即仰本院詳定聞奏乃是朝廷欲得任官之法寬不遺才後來審官院却指定上項刑名比舊益增阻礙臣愚欲乞所係三路選差去處京朝官曾犯私罪徒以上公罪至流方許隔下只是於元降指揮內移換公私過內杖徒二字為後流字外別不衝改前後條貫伏望聖慈特賜指揮施行

奏狀論宰臣陳執中家杖殺女使十二月二十四日

臣竊聞宰臣陳執中本家捶撻女使迎兒致命身死開封府見檢覆行遣道路喧騰群議各異一云執中親行杖楚以至斃路一云嬖妾阿張酷虐用他物毆

殺臣謂二者有一於此執中不能無罪若女使本
有過犯自當送官斷遣豈宜肆匹夫之暴失大臣之
體違朝廷之法立私門之威若女使果為阿張所殺
自當擒付所司以正典刑豈宜不恤人言公為之庇
夫正家而天下定前訓有之執中家不克正而又傷
害無辜欲以此道居疑丞之任陛下倚之而望天下
之治定是猶却行而求前何可得也頃中晏殊嘗以
笏擊後人齒落陛下不以殊東宮之舊而輕天下之
法故即時罷殊樞密院出知應天府今執中連綿病
告堅求乞骸進無忠勳退失家節伏望陛下特賜宸
斷允其所請罷免相位台鼎瞻望之地宜擇有賢德

宰相朝夕翊亮大政則陛下垂拱仰成無焦勞之念
矣臣不勝區區為國納忠之至

奏狀乞勘鞫潭州官員不買客人珠子狀二

十一

臣竊聞昨有廣州姓戴客人一名至潭州身死隨行
有珠子約重五斤元計價錢三千餘貫却是知州任
顛及本路轉運判官李章并潭州官員等只估作四
百餘貫分買入已後來客人本家經三司陳論本司
行遣追索到上件珠子訖所可駭者虧價遠條買珠
犯罪之人各已轉官移任即不委所司將此一件公
事拖延一年如何至今尚未見根鞫結絕臣欲乞聖

慈特賜指揮嚴切催促勘斷施行以警貪猥之吏湖下

南提刑司
送官取勘

奏狀乞罷周豫召試館職

臣竊聞召周豫試充館職緣豫素乏時才兼無士譽在大名幕府日以阿諛昵狎結人之知故宰臣陳執中因而舉奏夫朝廷待才用之地館閣寔清要之局允預選者踴為登瀛苟非其人則公議不許伏望陛下特賜宸斷罷豫息命以破邪佞之黨激知耻之風奏狀乞差齊廊勘劾宰臣陳執中家殺

女使至和二年正月一日

臣伏聞已差太常少卿直史館齊廊勘劾宰臣陳執中

家殺女使本宅向當人申報迎見逃走病死不同等緣廊近患心臆不安至今尚未痊損推辯究獄籍得人臣愚欲望聖慈特賜指揮於臺省或常參官中別選剛正強明有心力臣寮一員差替齊廊勘劾所貴得見人命歸着大情不偏改差張

奏疏論災異乞擇相正月二日

臣伏見自去年五月以來妖星遍見僅及周於至今光耀未退此谷永所謂馳騁驟步芒燄長短所惑姦犯其為謫變甚可畏也又去冬連今春京東西路及陝右川蜀諸郡旱暵不雨麥苗焦死民既艱食寇據必興此京房所謂茲德不用茲謂張厭災荒其為災

冷海可惧也迹來岷嶓山谷驚裂有聲他郡救處地亦震動此伯陽所謂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升蓋土失其性其為災異豈可駭也夫燮調陰陽者三公之職天戒若曰陛下左右輔弼當得忠賢剛正之人為之乃可以召至和之氣消未萌之醜不然何以妖星譎變也旱暵災沴地地震祥異也三者各應察明如是之著即臣愚伏望陛下謹天之戒應天以實取天下公議與天下瞻望之所謂賢人君子者陟之使居廟堂之上責以三公四輔之事業委注而仰成之若然則陰陽以和災異以消朝廷清明夷狄畏服太平之風可翹足引領而待之也臣朝夕思慮載惟

擇賢命相係國家休咎之本伏願陛下慎重之然後發聖斷力行而不惑則宗廟不稷之福天下生靈之幸臣無任竭節忠懇待罪屏營之至

奏狀乞一就推究陳執中家女使海棠非理致命

臣竊見近者宰臣陳執中家杖殺女使迎兒事見於嘉慶院勘劾次今又聞執中家有女使海棠一名亦是非理致命今月八日已係開封府差官檢覆本人身上箠決痕損不少道塗喧傳盡云因執中家嬖人阿張凌虐致死然則臧獲雖賤其如性命非輕當與辯明以伸冤濫臣職在彈舉不敢循默以孤朝廷耳

日之任伏望聖慈特賜指揮下嘉慶院制勘所一就
推究海棠身死不明公事亦所以示陛下明聖仁恕
不欲使一物失所之意也天下幸甚

奏狀乞下陳執中發遣干連人

臣竊聞嘉慶院推勘公事旬追照證所役等輩宰臣
陳執中公然占據不即發遣緣詔獄之設朝廷所以
示無私於中外今若不攝干連之人執証照勘則法
不得立事不得明竟不得伸情不得盡若然則不獨
曲撓國政亦何以表至公於天下也臣愚欲伏望陛
下特賜指揮下陳執中凡制勘所有追合要照証干
連人等須得盡時發遣應付貴元等追照詔獄騰沸人言

奏狀乞正陳執中之罪

臣近累次彈奏陳執中家杖殺女使迎兒并海棠自
縊別有痕傷不明及家聲狼籍屢在假告占據奴隸
違拒詔獄等未蒙指揮施行今竊聞制勘院更不依
條追攝合要照証人便乃只據單詞隱忍而罷不顧
公議但酌私息遂使衆口沸騰攸司舉駁且法者祖
宗之所繼承朝廷之所遵守小足以律愆謬大足以
推姦邪用是以澄天下者久矣伏惟陛下以仁聖臨
御不宜不慎惜之也今執中身為輔弼手持權衡狼
懷任情殺害無罪始則得請制獄即差近臣終則黨
占斯役遂爾中輟柰何執中以一身之私恃陛下之

節負陛下之寄屈祖宗繼承朝廷遵守之法可不念
哉可不痛哉萬一此後權臣復有犯法者雖欲窮究
推劾之設若引以為例則臨時如何處置法不得立
自今日始矣臣愚伏望陛下發乾剛出聖斷正執中
之罪決中外之疑示天下之法不為柄用之臣所屈
撓也至如執中不學亡術措置顛倒引用邪佞招延
卜祝私讐嫌隙排斥良善此等事則天下之所共聞
陛下之所洞曉臣固不敢一一條奏慮煩宸聽臣孤
危之迹待罪憲府不識權要之難犯不知刑既之易
招唯意乃心報陛下之恩一有補於朝廷雖死無悔
臣無任懼迫屏營之至

言近累次覆奏
與
乞正其罪

言執中不學亡術措置
引用邪佞招延卜祝

雖排斥良善狼懷
情家聲狼籍之事伏恐

下旨以臣言為虛至今
一日未賜省納臣若不

一二明白條陳即是臣
以為安全苟且之計既

下耳目澄察之任又得
心臺瘼官失職之罪故

生惜死不忍為也臣嘗
明執中不學亡術者輔

任須通古今寡識少文
則取謂中外至如去年

以後制度禮法率多非
一蓋執中不知典故惟

親焚感宸聰敗壞國體
祖宗朝除翰林學士素

定制豈宜過多今執中以不誦古又不詢訪博識之士唯愚暗自用遂除至上一員此執中空竦宜罷免者一也臣嘗謂執中措置如心倒者朝廷差除動守規範執中嘗罰在手率意卷舒如至如劉湜自江寧府移知廣州最處烟瘴重難之以而湜被命遠行待制之職仍舊及向傳式自南京以知江寧府既是優安近便之任乃轉傳式龍圖閣古學士又吳充鞠真卿摘登禮院禮生代署文字等古尹人吏則贖金免決吳充鞠真卿並降軍壘此執中知矣宜罷免者二也臣嘗謂執中引用邪佞者中外不又寄當擇賢才館閣清不容險巧而執中樹恩不不顧公不

除給事中移知鄭州鄭州不而給事中不奪不今來澤治執中之獄依不以酬私恩又執中嘗寄嬖人於周豫之家而豫不誦受知執中遂舉豫召試館職此執中朋附宜罷免者三臣嘗謂執中招延卜祝者不宰輔事業聖君倚毗宜為國家廣納賢善而執中之門未嘗待一俊傑禮一才能所與器者苗達劉抃劉希叟之後所預坐者普元李寧程惟象之輩柰何處台鼎之重測候災變窮占吉凶意將奚為衆所共駭此執中頗僻宜罷免者四也臣嘗謂執中私讎嫌隙者彼司之法天下公共執中輕重出已喜怒任權至如邵必知常州日誑誤決人徒刑既自舉

覺復會赦宥又該去官遷官執中素所惡必乃罷必
開封府推官落館職降充邵武軍監當後來有汀州
石民英勘人使臣犯賊杖背黥面配廣南寧城本家
訴雪悉是虛枉却只降民英差遣以邵必比之民英
則民英所犯絕重而斷罪遂輕邵必所犯絕輕而斷
罪反重縮紳議論至此無不嗟憤扼腕此執中舞法
宜罷免者五也臣嘗謂執中排斥良善者夫正人謹
議邦家之光執中陰險中傷款人杜口結舌呂景初
馬遵吳中復彈奏梁適適既得罪出知鄭州呂景初
輩隨又逐去有行行及我之語馮京疏言吳充鞠真
卿刁約不當以無罪外黥充等尋押發出門又落焉

原修起居注使朝臣心十之令者由執中也
士夫喧譁于今未息此執中嬖賢宜罷免者六也臣
嘗謂執中狼悞任情者夫仁澤之及昆蟲不遺自陸
下仁聖臨御三十餘年常恐一物失所而執中人臣
之家恣行虐害雖滅獲甚賤亦性命不輕如女奴迎
兒纔十三歲既累行捶撻從嬖人阿張之言窮冬裸
體封縛手腕絕其飲食凶囚扃鎖遂致斃踏又海棠
一名因阿張打決逼脅遍身痕傷既而自縊身死後
來又女使一名駭駭杖背自經不殊亦係開封府施
行一月之內殘忍事發者三名前後幽冤聞固不少
因而與獄尋自罷之厚顏復來無所畏憚三尺童子

亦悉鄙誚此執中酷害宜罷免者七也臣嘗謂執中
家聲狼籍者夫正家刑國明哲所為非禮能言古今
共恥執中惟薄醜穢門楣混淆放縱嬖人信任及身史
而又身貴室富歲雖臣萬視姻族輩如行路人雖甚
貧窘不一毫賑恤縉紳語及共所報慚道途喧傳相
與嗟喟此執中鄙惡宜罷免者八也今執中有是可
罷免八者柰何不識廉恥復欲居廟堂之上其意非
他是欲恩所未恩讎所未讐上損仁明下快私忿而
然爾方今天文謫見未退朝廷紀綱未立財用匱乏
官師衆多虜驕無厭河決未復兵伍冗惰民力疲敝
當此之時正是陛下進賢退不肖之時也臣不勝大

願願陛下留神為祖宗社稷計為率土生靈計正執
中之罪早賜降黜取中外公論天下之所謂賢而有
德業者陟在公台之位委以股肱心腹之寄同德一
體謨猷出納布彌今宣風化俾四方元元洗耳拭目
聞見太平之政豈不善哉豈不盛哉臣非不知循默
顧避諛佞迎合者遠致富貴危言犯顏干忤權要者
立被投竄臣所念者為身計則狂為國計則忠不愧
古人之所用心不辜陛下之所任使干冒疏冕甘俟
誅戮臣無任待罪激切屏營之至

詔即必復職知高

才納呂景初馬遵召還為京候備

注有關吳中復侯臺常關牽復

奏劄乞省覽陳執中疏

二月十日

臣昨日拜疏條奏宰臣陳執中可罷免者八事臣待
罪憲府不避誅竄者惟欲死節舉戰論報主息也伏
以萬機至繁朝廷至重宗廟至大生靈至廣故輔相
之任係國家休戚得其人則天下安不得其人則天
下危矣伏望陛下留神注意將臣所彈奏封章省覽
裁四然後特賜聖旨指揮施行則中外幸甚臣無任
懇迫屏營之至

奏狀乞禁斷李清等經社

二月十日

臣竊聞近日京城中有遊惰不逞之輩百姓李清等
私自結集至二三百人夜聚曉散以誦佛為名民間
謠曰經社此風既盛則惑衆生事如昔年金剛禪二

會子之類伏乞聖旨指揮下開封府嚴行禁斷以杜

絕妖妄

下開封府禁止

奏狀論范鎮營括陳執中

二月十日

臣近累次彈奏乞正宰臣陳執中之罪未蒙施行風
聞同知諫院范鎮妄行陳奏營括執中緣鎮始自常
調不次遷陞小人朋邪不識息出陛下但知率由執
中今乃惑蔽聽斷肆為誣罔伏望陛下開日月之明
判忠邪之路取內外之公議立朝廷之大法則天下
幸甚

趙清猷公文集卷第六終

趙清獻公文集卷第七

奏議

奏狀論王拱辰等入國狂醉乞行黜降

臣風聞充契丹國信使副王拱辰宋選李珣王士全等昨至靴甸赴北朝筵會連夜狂醉喧醜無狀或執虜使之手或指胡人之肩或聯嘲譁之詩或肆市廛之語沙漠驚怪道塗沸騰伏緣南北通和五十餘載脩盟講好理宜得人在先朝時嘗所丁寧慎東邇來國家命使絕域因循率易或曲順顏面或俯從請禱或資序輪及或私恩推置至於中禁王言未出往往外人屈指預知欲使行者專對稱職莫可得也今拱辰

等為君命之辱，虧皇華之儀，遠俾遠戎之邦，有輕中國之意。萬一觀我虜隙，失其輿心，則損體固多。生事下細，伏望陛下特賜宸斷，以拱辰等罪戾嚴行黜降。仍乞此後凡差入國泊館，接使副並委中書密院精加選擇，有才識履行，臣僚前上免誤朝廷事體。中外幸甚。

奏狀論王拱辰入國辱及乞行黜降

臣近彈奏王拱辰等入國奉命失禮，命降黜事。今來宋選等已係斷遣外，惟拱辰等橫使回來，飾非妄語，矯謫百端。上惑宸聰，苟免罪戾。臣以謂拱辰之罪尤不可恕者有三：拱辰身為執事之使，未致君命日

路由靴沓却赴北朝，餞送選離，筵坐位例置賓主不分。自取京醞，痛飲深夜，遂致宋選王士全等歌舞失儀。言詞猥褻，蓋因拱辰首為其非。此不可恕者一也。拱辰赴會至醉，既遠宣卷吟詩，乃有兩朝信使休辭醉皆得君王帶笑看之句語。同侪優意，涉譏刺。此不可恕者二也。又風聞拱辰到混同江，赴筵日輒當虜主親彈胡琴送酒之禮，不能再三避讓，返自誇詡。最為非儀。此不可恕者三也。臣竊見近年以來，臣僚出使違禮得罪者，如王琪遇疾狂亂，余靖作蕃語詩，劉沆閉門辭醉，韓綜勸虜主而陛下皆能以法黜之。今若以拱辰等辱命之甚，用王琪等事體較之，則拱辰

為重臣愚伏望陛下勿以拱辰為官尊而屈朝廷之
大法失懲勸之深旨不然則而今而後復有入國臣
僚奪命失禮姦纖巧詐甚於拱辰者不知朝廷如何
處之旬日以來道塗洶洶人情不平願陛下特發宸
斷正拱辰之罪嚴行黜降以合中外之公議幸甚幸甚
奏疏論兩府庇蓋王拱辰

臣近兩次彈奏乞正王拱辰充橫使辱命違禮之罪
未蒙指揮施行中外沸騰無不扼腕切齒者蓋謂國
家賞罰大柄不由陛下之所出不由朝廷之所守只
止兩府愛惡喜怒上下輕重之要出者雖無罪即逐
黜去要全者雖有元惡大過亦從而全之今來拱辰

入國路經鞞浞只着窄衣赴北朝餞宋選御筵以隨
行京酒換去虜酒痛飲無算深夜喧酣坐位失序客
主不分又席上聯句用唐朝楊妃木芍藥詩語譁浪
信使致令虜中有王萬年王見喜之謗到混同江日
輒當虜主親彈胡琴送酒之禮及授北朝中書劄子
僥求私書來本朝為救解謀身之計夫為人臣銜命
出使外交戎狄陰結權要詐偽百端以拱辰上項罪
狀外議以為可誅而朝廷赦而不問者此兩府有臣
僚愛拱辰而庇之也至如吳奎只是中路着窄衣見
虜使以比拱辰着窄衣赴御筵則奎罪為輕拱辰罪
為重又奎至虜庭不入班賀虜主加尊號此雖有過

乃是不辱君命能守臣節為本朝光華之事今若比拱辰當虜主親彈胡琴送酒之禮乃是損體生事辱君之甚拱辰之罪大且私而邪也奎之罪微且公而正也今以奎上件罪狀外議以為可恕而朝廷既罰奎金又降奎知壽州者此兩府中有臣僚惡奎而逐之也故愛之者非理庇之惡之者非理逐之不恤人言不顧邦典天下聞之誰不扼腕誰不切齒扼腕切齒之不巳臣恐非朝廷之福頃年韓綜勸虜主一盃酒尋得罪落職降知許州去年沈使來朝乃欲引綜例上皇帝壽觴其時若淮接引使楊察答以曾黜綜等排之則勢不得拒前日拱辰當虜主親彈胡琴送酒之禮今後虜使來朝欲拒以為例如何拒之臣恐自此生事轉多損體愈甚率由拱辰辱命之罪大且私而邪也臣曉文思之為之寒心伏願陛下以臣此疏宣中書密院臣僚先且詰問如何屈法蓋庇拱辰所犯因依然後特出宸斷正拱辰之罪而降黜之以快天下切齒扼腕者之心又得以為今後拒虜使例之語則中外幸甚

奏狀乞宣王拱辰語錄付御史臺

臣近彈奏王拱辰入國辱命之事乞正其罪至今多日未蒙施行中外人言日益喧沸皆謂朝廷用法偏黨有同罪異罰之過又况昨來宋選等所得罪犯並

是拱辰為首其間又有甚者焉今竊聞拱辰使迴於
隨行語錄中增減矯飾詐偽不少與御史臺昨來所
勘宋選等案節事狀不同上惑宸聰苟免誅責臣愚
欲乞聖旨指揮下兩府將拱辰入國隨行語錄并別
錄等一宗文字宣付御史臺與昨來宋選等公案一
處照驗比對便見拱辰灼然虛實事狀如示有誣罔
之罪伏望聖斷早賜降黜指揮以示朝廷至公也

奏狀乞賑拯流移之民

臣竊聞旬日以來大段有府界并河北京東路流移
之民入京城乞丐或假途以過扶老携幼纍纍滿街
艱困餓殍深可傷憫伏望朝廷特賜指揮多方擘畫

存恤賑拯免致失所之後聚為賊盜亦所以固邦本

也

下開封府

奏狀乞不罪王起

臣伏觀中書劄子奉聖旨下御史臺根勘太常博士
秘閣校理王起虛妄上言定州便會擲磚瓦等事見
追禁鞫問次臣嘗聞太宗皇帝朝有雍丘縣尉武程
上疏願戒後宮嬪嬙太宗謂宰臣曰武程踈遠小臣
不知宮闈中事內庭給使不過三百人皆有掌執不
可去者卿等固合知之時李昉奏武程妄陳狂瞽宜
行黜削以懲之太宗曰朕曷嘗以言罪人但念其不
知耳終不之罪今起志在憂國用心無他若緣此獲

謹臣恐中外臣僚人人緘默雖有機密急速大事誰
敢復措一詞言路榛塞由此始矣伏望陛下上念太
宗皇帝不罪言事者之誠恕起之罪以廣睿聽有益
聖仁若然則堯桀誹謗舜達聰明禹拜昌言漢詔不
詰不獨稱美於前世矣臣無任懇禱激切屏營之至
詔王知該
快故

奏劄再乞罷免陳執中相位

四月一
十八日

臣昨自二月十三日以前累上章疏乞正宰臣陳執
中之罪又條奏執中可罷免者八事伏蒙陛下省納
開寤宣付政府施行執中退處私第不赴朝請前後
數月雖兩次大宴并乾元聖節亦免上壽赴會外議

以謂陛下體貌大臣雖執中罪惡彰著不即降黜是
欲使全而退之故臣不敢再三論列懼成鼎煩黷宸
聽也此月二十二日執中遽然趨朝再入中書供職
如舊中外驚駭未測聖情臣雖至愚不能無惑臣固
不知陛下以臣向來之言為是耶為非耶復不知陛
下以執中之罪為有耶為無耶陛下若以臣言為是
而以執中為有罪即乞陛下早正朝廷之法而罷免
相位以符天下之公議今陛下若以臣言為非而以
執中為無罪亦乞陛下正朝廷之法而竄臣遠方宣
布中外以誠後來臣孤危朴忠不識忌諱伏望陛下
將臣前來累上章疏再賜觀覽則臣之言是非執中

之罪有與無豈逃聖斷也臣無任昧死待罪激切屏營之至

奏狀論夕旱乞行雩祀

四月二十日

臣竊見自去冬今春夏已來京東河北連接畿甸不雨既久麥苗焦死物價涌貴秋田復無所望流民餓殍充滿道路亢旱已甚疫癘漸興人心彷徨憂畏不寧臣愚伏望陛下憫茲元元特賜聖旨下有司依古雩祀之法并天地宗廟社稷五嶽四瀆分命臣僚精加祈禱下脩人事上應天心庶幾早降雨澤變冷氣為和氣則天下幸甚

奏狀乞浙郡

五月一日

臣本以疎愚誤蒙甄采耳目之任圖力報於主恩肝膽盡披覬死輸於臣節不收避權豪之盛不敢逃刑斲之來每念忠言之深曷虞狂態之發然而對菲之下不足取為莠莠之賤不足收於憲署之風無所增於朝廷之政無所益且鉗口結舌豈臣一日之忍為而尸祿素餐在臣終身之可愧不慕君子之易退寔妨賢者之後來伏惟陛下天符至仁日不私照恕臣不職之罪察臣無他之心假之一麾俾去二湘以適山野之性以便松楸之私下塞人言上荷君惠干冒旒冕臣無任祈天望聖激切待罪屏營之至

奏狀乞移司勘結三司入吏犯贓

五月一日

臣竊聞三司副使李參發摘手分等戒落條貫枉法
取受客人財物支出官錢不少見係府司勘鞫伏緣
方今財用匱乏日益不易三司掌天下利柄人吏公
然作過上下蒙昧隱盜官物其因事發覺者百無一
二若不盡情窮究何由革去弊弊今來獄事未畢李
參又係差出其餘三司官員多有干礙務欲小了則
勘司誰肯執守臣愚心伏望陛下特賜指揮將上件公
事移司別行根勘或乞專委開封府一面依公推鞠
結絕所貴姦賊得情法不屈挽移送開封府重勘
奏狀乞取問王拱辰進納贓珠五月十日
臣非彈奏潭州官員違條虧價分買身死客人戢舜

中真珠不公事件象下湖南提刑司行遣今竊知係
差郴州通判成文基取勘結案申奏全然鹵莽不圓
除勘到鈐轄宋定運判李章知益陽縣左振分買外
有走馬監准永監稅趙寅判官黃宋卿即未見歸着
今來外議皆以謂潭州官員買珠子自李章等人人
各只分得十二三兩已下因甚獨有左振一名買及
三十四兩却不見知州任顯允買數目必慮任顯從
初只作左振名目收買今來事發之後左振為任顯
有舉辟之息便乃一面承認又湖南勘司並不根究
元初潭州低估真珠價例情弊况戢子喬陳狀父舜
中元於廣州用錢一千餘貫買到上件珠子只自廣

至潭又入京師其價已須兩倍其潭州只估作四萬二千餘貫俱是當職官員分買若果是珠價不虧官司因何並無本處公人百姓買得一星一兩顯見大段虧損官錢事理明白今湖南勘司略不申明重行估贓定罪便即依違結絕兼聞去年十月中於潭州先取到官員名下所買真珠四十三兩並皆圓熟奇好况有罪之人未經勘斷即不知三司使王拱辰便將上件珠子非次牒送入內供奉廖浩然進呈御前留住上玷聖主恭儉之德遂致今來湖南勘司一向希旨中罷又無元珠估贓定罪此固無他蓋拱辰為見藍惟永是入內都知之子李章是宰臣陳執中之

婿結託權要棄公循私為貪探之地以紊朝廷之法誣周公方中外嗟駭臣愚欲乞陛下嚴降聖旨指揮取問拱辰何故將未經勘斷眾人贓珠先次進納情由因依然後自朝中別選差清強臣僚置院勘劾潭州官員買珠的實緣由案狀計贓議罪雖經赦宥乞不原免或乞出自宸斷特賜酌情貶黜施行以戒天下黷貨之人以勸天下潔身之士如此則廉夫勉而貪夫懼也

送審刑院

奏狀乞檢會前狀乞浙郡

五月十五日

臣近嘗說黷天威陳乞外任差遣至今多日未聞俞旨朝夕俟命如履冰谷載念臣品迹跡遠安性蠢愚

若夫盡忠立朝則雖死可也必令噤口廢職則辱顏
安乎進退宜退得宜實公議之見迫令無益就有益
乃臣分之當然臣備負憲臺僅及周稔狂瞽之說屢
干宸聰言不切至不能感寤上意識不通敏不能裨
補聖時不能退一姦諛之人不能進一賢善之士問
臣之職則彌為臺官責臣事業則於朝廷無毫髮之
益尸祿蒙恥日甚一日雖陛下至仁大度不即正臣
之罪逐臣於遠方以謝天下而臣施何面目尚復苟
容以見中外士大夫哉若陛下允臣所請賜臣一郡
則臣雖至愚尚得勉勵駑駘使千里按堵遠俗不失
其所臣之區區不敢自謂無益於朝廷也臣詳思之

陛下用臣於風憲之無益不若俾臣外補為有益也
較然矣伏惟陛下允舜其心恕臣罪矣欲望檢會臣
前狀乞兩浙一知州差遣早賜聖旨指揮臣亦得以
首先墓聚孤遺死生幸甚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

奏狀乞早賜浙郡指揮

五月二日

臣素無特才悞中臺選徒尸瘠祿何益朝廷煩言已
多公議弗許兩陳奏牘期得遠邦蓋出私誠固非飾
詐重念臣松楸感愴久越去於故鄉兄弟孤遺尚寄
居於他族未蒙允請深不遑寧伏望陛下體臣窮危
察臣懇迫使犬馬之微不失所則乾坤之惠何敢忘
臣所乞兩浙一知州在使早賜聖旨指揮于晚天聰

臣無任俟命恐懼激切屏營之至

奏狀引詔書再論棟執中五月二日

臣伏觀近降詔書有尸言責者或失於至當之語臣以謂自朝廷至舉天下自輔相至有執事孰為忠義孰為姦邪孰為賢正孰為欺詐陛下念堯舜知人之難款列白真偽而進退之莫若取中外之公議款聞中外之公議莫若信風憲之直言故德音丁寧遽然下詔今御史臺陛下耳目之司當是職者既能言之又不失其當則陛下固宜聽之不疑斷之不惑聽斷之必行焉雖朝廷至舉天下雖輔相至百執事其忠義姦姦邪其賢正其欺詐無所逃遁莫不悉知之矣

知忠義賢正既進任之知姦邪欺詐既退黜之夫如是則天子尊而天下安矣伏惟聖守基業僅百年祖宗繼承使綱紀不破壞者有禮法而已扶樹禮法而不破壞者有宰相而已今宰相陳執中居廟堂之上自去年春正以來處置大事違越典故先意希旨動是乖繆身為大臣既破朝廷之禮而私門之內信縱嬖人殺曾無罪陳乞置獄復自廢之情涉誣罔託疾歸第不赴大宴不赴聖節上壽一旦昂然復入中書殊無廉恥不卹人言身為大臣而又壞朝廷之法宰相既破禮又壞法御史不言之不可也御史之言既無不當陛下不斷之不可也臣昨二月中已曾疏奏

執中可罷免者八事臣自省臣之言無不當也陛下
前日之詔謂言之失當者固已勅戒之矣若言之無
不當者願陛下聽之於不疑斷之於不惑其朋附執
中之人揀解熒惑之偏說不足信也臣愚伏望早賜
宸斷正執中之罪復朝廷之禮法振中外之紀綱念
祖宗繼承之艱難廣社稷百年之基業天子得以尊
天下得以安亦以示詔書之出不徒然也臣無任懇
切屏營之至

奏狀乞早罷免陳執中

六月

臣竊以宰相之任賞罰二柄出乎其手能禍人能福
人當世庸常之人既懼禍又邀福不附會而迎承之

宰相有罪惡彰露跡狀狼籍諫官不論列御史不拜
彈天子不得聞下情不得通積日持久天下之勢危
矣昨以宰臣陳執中狼復昏暗誣誣欺罔破壞禮法
侮弄朝廷臣職忝御史以身許國極口論列累章拜
彈不敢阿容執中而上負陛下者誠恐陛下不得聞執
中之罪而外庭庸常之人又多附會迎承之者如此
積日持久使天下之勢危則臣之為罪雖伏斧鑕不
足償其默默也伏望陛下納忠盡讜直之言闢姦佞
熒惑之說特賜早發宸斷正執中之罪而罷免之則
聖德愈隆公議大協慶流宗社福蒙生民臣無任懇
迫激切之至

奏狀乞勿令歐陽脩等去職

六月三日

臣伏以天子南面之尊左右前後須得正人賢士為之羽翼朝廷有大賞罰可以詢訪有大關失可以正益有大急難可以謀議有大禮法可以賞正竊見近日以來所謂正人賢士者紛紛引去朝廷奈何自翦除羽翼臣未見其能致遠也憂國之人莫不為之寒心如呂濬知徐州蔡襄知泉州吳奎被黜知壽州韓絳知河陽府此皆衆所共惜其去又聞歐陽脩乞知蔡州賈黯乞知荆南府侍從之賢如脩輩無幾今空啟請郡者非他蓋傑然正色立朝既不能由奉權要而乃日震中傷中欲援濬襄奎絳而去耳今陛下又

從其請而外補之臣恐非朝廷之福朝廷萬一有緩急事則陛下何從而詢訪也何從而裨益也何從而謀議也何從而質正也所失既多雖悔何及詩不云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謂文王雖大聖人得居尊安寧者蓋在朝多賢哲之士而致之然也臣愚伏望陛下鑑古於今勿使脩等去職留為羽翼以自輔勅則中外幸甚臣無任懇切納忠之至

詔脩黯各令依舊供職

奏狀論皇親非次轉官

六月

臣等代親近日皇親非次建節移鎮遷官增祿幾二十人道塗喧傳不測思命之所自出臣愚伏望陛下稽考祖宗故事杜絕僥倖之路特賜聖旨裁損無令

外議有宗室濫賞之名亦詩所謂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義也

詔令止
皇親

奏狀乞奪免王拱辰宣徽使

六月十日

臣伏以宣徽使舊是前兩府或見任節度使有勲勞者所除之職近侍之臣未嘗輕授又况無功有罪如王拱辰者乎拱辰前知并州姑息兵士民心不安與僚屬褻狎復僥求恩命又近充虜使多言生事醉酒作詩違禮辱命充三司使舉豪民賊吏附結中官進納罪人未佔真珠庄蓋司屬枉法重罪纖邪巧進人盡知風憲累曾押彈中外日望廢黜朝廷奈何不責其無功不正其有罪忽然平除使額何以激勸縉

紳伏自日近陛下獨奮宸斷差除臣僚外議無不稱頌聖政之美唯是拱辰一名拜宣徽使判并州但有口者皆云未當臣愚伏望睿旨特賜指揮奪免拱辰新命別與一散郡差遣俾退而思過則公論大協

奏劄乞早賜奪免王拱辰宣徽使

六月十一日

臣近彈奏王拱辰授宣徽使判并州不當未蒙指揮施行夫名器假人則重朝廷之過賞罰不中則輕人主之權拱辰之為人天下知其姦佞昔嘗託妻馬內臣僥求覆轍之命因親情薛氏乞內降住京恩澤旧掌計司以舉豪民鄭旭得罪被黜前任并帥與僚屬猥褻無狀代還自去年授尚書左丞充三司使至今

纔及八九月未聞尺寸勞効乃有無限愆過其間迹
狀尤著者入國一事大辱君命中路赴餞宋選筵會
醉中吟幸惡詩篇既當虜主彈胡琴送酒之禮又有
兄弟傳位之語乃云用間夷狄飾非矯詐無所不至
至於計會廖皓然進納未斷死者真珠鹿蓋三司人
更丘岳枉法重罪舉犯賊張可久監萬盈倉人言已
喧不自引咎避職却將三司合舉官監當去處盡成
乞送審官差除今外議以謂拱辰之罪狼籍如此朝
廷固宜奪去左丞之官降出不齒以戒勸中外柰何
復除宣徽使再判開州道塗喧譁天下驚怪臣愚心
謂無情公議是是非非只如前日陛下獨斷命相并

差除近臣自縉紳至流俗頌詠陛下仁明剛健之德
其聲朝出大庭夕滿四海蓋以為至公至當只是拱
辰一命即大以為不然前所謂無情公議是是非非
不得不取以為信也伏望陛下勿聽左右榮惑抹解
之說早賜聖旨奪免拱辰宣徽使仍別與一差遣使
群言稍息則聖政益新也臣無任納忠待罪之至
奏狀再乞追還王拱辰宣徽使新命六月二
十五日
臣近累次彈奏王拱辰乞正其罪并復奪息命却聞
改判永興軍仍舊宣徽使中外喧喧莫不憤嘆緣拱
辰先所臨蒞未嘗立微功凡所趨向唯是作顯過貪
官急進不識廉恥朋附權要昵狎小人天下知拱辰

姦邪可誅而朝廷用之不衰天下指拱辰罪矣為可廢而朝廷擢之不次賞罰如此顛倒善惡何由激勸又况宣徽使自祖宗朝班在參知政事樞密副使之上至道中方命次其下乃只置兩員皆以有勲德名臣充之唯近年張堯佐用內戚恩幸以授亦曾先作節度使蓋初奪而後與清論猶或非之今拱辰非勲非戚加之過惡彰灼外議薄之而又甚於堯佐矣拱辰不復堅讓遂欲攘竊以去既重拱辰之罪朝廷不復奪免遂開僥倖之路又彰朝廷之失授受之際二俱不可臣愚伏望陛下特賜英斷追還拱辰宣徽使新命無使人言不息上累聰明臣無任懇迫激切之至

奏狀并乞追奪

拱辰宣徽使新命

七日

臣等官忝御史當行言之地觀朝廷有大除拜倒置失次前後彈奏未蒙允復臣等若因而默默實朝廷於關失則辜負陛下任使之意宜得失職之罪今是以不避斧鑕而三澆黷宸聽也夫賞善刑惡國家之重權陟明黜幽人主之大柄如王拱辰凡百趨向莫非姦邪自虜庭使迴罪狀居首吳奎輩例皆貶降唯拱辰不動如山外議以謂陛下至公必不在拱辰而執政臣儕極力庇之拱辰惡不被刑凶不被黜人心嗚呼至今亦何紛紛之際忽除宣徽使判并州臺諫極言非宜朝廷止為易地宣徽使名仍舊拱辰

不避羞恥而當之陰竊營求冒免辭謝章疏論列不
已政府視之如無外議皆以謂陛下至公必不私拱
辰而執政臣僚極力私之拱辰無善授賞不明而陟
萬口一語皆云不當緣宣徽使職名太重非曾任兩
府有勲績者不宜輕付何況拱辰轉尚書左丞充三
司使終及年無勞効有罪惡輒取當此終是乎破祖
宗之例不可一也損朝廷之體不可二也開院侍之
路不可三也拱辰授一宣徽使犯三不可陛下何惜
不追奪拱辰之職而使國家之重器入主之大柄不
為執政臣僚所竊弄也臣等為陛下惜之伏望聖斷
早賜指揮追寢拱辰所授宣徽使以新命中外幸甚

奏狀乞罷內臣閣士良帶御器械七月

臣等竊聞內臣閣士良已得指揮帶御器械伏覩前
年中郭申錫上言內臣舊制須經邊任五年又帶御
器械五年仍限五十歲已上及歷任無賊私罪方預
選充押班尋聞陛下聽納中外傳播以為得宜蓋欲
得老成謹畏無過之人在陛下左右聞之密院常令
執守施行今來詔墨未乾已聞除士良帶御器械竊
以御帶職名將來多是承例叙遷押班須是自御帶
之任便須選老成謹畏無過之人况士良為性狡黠
自來與中外大臣交相結託久在河北張皇事勢天
下具知及歷任曾有賊罪至後今來密院殊無執守

首素著令所有士良新命乞賜復罷別擇善良以懲
勸陛下左右之人

詔罷士良帶御器杖

奏狀再乞追奪王拱辰宣徽使四月

臣等近以王拱辰拜宣徽使判并州又移判永興軍
累次具狀彈奏乞落宣徽使別與一職名未蒙施行
竊以宣徽使兩府之任也非有殊勳安得除拜臣等
不敢遠引體例只以富弼言之弼自樞密副使出知
潘郡盤桓數任行將十年歷資政殿學士轉大學士
又遷觀文殿學士方授宣徽使判并州如弼之宣力
又出自樞密府恩命遲回尚是如此今拱辰適是有
罪之人朝廷未加黜責而非次驟進實害公議又拱

辰昨入虜境醉酒吟詩實主契狎豈不為虜人之笑

今之還都翻有此命傳諸隣國將謂我朝大臣悉如

拱辰者適是取夷狄之輕伏望陛下惜朝廷賞善罰

之體塞臣下織邪僥倖之路特發聖意斷於無疑追

拱辰宜微之名則中外幸甚

詔王拱辰降授端明殿學士兼侍講知未與軍

奏狀乞復罷酬獎監脩開先殿官員七月二日

臣伏見頃歲創造開先殿當時向當官員使臣例與

遷轉資序頗為僥倖曾未十載即又摧損豈唯國用

虛費抑見官賞之濫今來再行修葺畢工竊聞監修

之官復欲希求陞進朝廷豈宜不顧前失苟為曲從

捨罪推恩獎事滋長臣愚伏望聖旨指揮但係今來

監修之人所乞酌獎恩例一切特賜復罷或乞量行賜與錢帛之屬亦足示優寵以補微効也

奏狀乞復罷內臣修築汴堤八月

臣竊聞有內臣肇畫奏請於在京汴河兩畔增築堤岸大段高闊以防决溢之患見下三司相度并係開封府縣東西排岸八作濠寨等司檢計施行次日近自有此行遣以來汴河兩邊居民戶口非常驚動搔擾日夕洶洶其貧者則曰官中果有必行之命奪民之地毀民之屋則我輩離散狼狽父子夫婦不能相保矣其富者則公行賄賂百方請囑吏緣為姦無所不至夫河防為害須順其情性在先朝時歲歲開濬

就深通行後數十年泥滓漲淤官司因循以役民為重困監轄僥倖以省工得息澤今汴河之底比於疇昔已厚數丈而汴河之堤累年不起今却視通衢其堤高下已與居民簷廡相等矣復更欲如何增築之耶以臣愚見莫若向去每年開濬不輟使水性就下汴底深濬則灼然無橫流之虞京師溝渠積滯因而便可流布通泄設若不順水性輅圖苟安其築愈高其勢愈危既非國家經久之利又有居民重遷之嗟伏望陛下宸斷早賜聖旨指揮直行寢罷無使相度官更尚持兩端猶豫之說而下繫司局得以誅求計會為名下以安民心上以固邦體也特罷堤岸

奏狀乞罷蕭汝礪詳議官

八月

臣等竊見秘書丞蕭汝礪近舉充審刑院詳議官竊緣汝礪前來充大理寺詳斷官繞轉京官後即請假歸吉州僅及一年回來並不折除在假月日却便換作檢法官今來審刑詳議官蘇家滿關係三月中合舉官充習本院遲留直候汝礪轉朝官并大理寺將欲滿任至七月中方乃奏舉習蘇家員關僥倖之甚公論喧然兼汝礪本家日近營起樓閣多畜奴樂延接擁要子弟昨自今春以來外議即云詳議官蘇家之關本院不別舉人必須候汝礪升朝泊檢法年滿方行奏薦今既果如所料即汝礪請求結託之跡愈

更明白臣等伏望朝廷指揮罷汝礪詳議官之命今本院例行公舉以塞源流競舉僥倖之路

奏狀乞令供奉官周永正認姓追奪官資

臣等近准樞密院劄子指揮下臺走奪周永正爭義男公事臣等已酌詳情狀係周永正年五歲持有親伯許榮及引領人李謙等抱覓與周義為義男收養分明乞行改正永正本姓并追奪官資家財申奏去訖臣等今再詳案內事件元係周永清進狀乞情願分家財一半與永正既永正明是義男其永清豈肯更與資產蓋永清被永正克橫攬攬聚首不得以至并自己義男悉皆首露酌其本意豈是情願但永清

不獲已而言也又永正一次走入妻兄內供奉官
任克明骨肉車子內被克明陳論據此永正乃是入
內都知任守恩之婿今來官司勘斷各有顏情遂使
開封府斷永正之罪正作義男從凡人踰濫之科所
有官資家財又却如親子之法並不追奪始終乖異
豈公家一定之制又周美以義男為親男奏官自是
欺周朝廷妄冒條貫今來彰敗彼奏之人豈有不行
奪削之理又永正於周美有自小鞠養之恩作子奏
薦累授官資周美既亡未知所生以父成狀而乃脫
去線經着押金衣服賣父靈前金帶去倡家踰濫諸
雜使用傷教害義禮法不容及兇惡狼暴累作過犯

此在石前

雖朝廷指揮特從寬免猶未塞責今令歸認本姓已
定寬假伏乞陛下聖慈早賜宸斷庶使物情為允公

議稍平

詔追奪周永正出身應任文字除名

奏狀乞定奪李熙輔該與不該牽復

臣等伏見度支郎中李熙輔頃任利州路轉運使日
非理挾情摘發知巴州楊佐不當降知商州到商州
又窘拾知洛南縣席汝言不實等罪又監司體量奏
熙輔情理巨蠹乞不原赦奉聖旨差官充替熙輔到
關赴屯官院本院已榜示合入監當差遣近知熙輔
進狀却更理會未充替以前耐將事件今來竊聞得
指揮與堂除知州差遣况熙輔為性狼愎累任有過

不獲已而言也又永正一次走入妻兄內供奉官
任克明骨肉車子內被克明陳論據此永正乃是入
內都知任守恩之婿今來官司勘斷各有顏情遂使
開封府斷永正之罪正作義男從凡人踰濫之科所
有官資家財又却如親子之法並不追奪始終乖異
豈公家一定之制又周美以義男為親男奏官自是
欺罔朝廷妄冒條貫今來彰敗被奏之人豈有不行
奪削之理又永正於周美有自小鞠養之恩作子奏
薦累授官資周美既亡未知所生以父成服而乃脫
去緣經着押金衣服賣父靈前金帶去倡家踰濫諸
雜使用傷教害義禮法不容及兇惡狼暴累作過犯

雖朝廷指揮特從寬貸猶未塞責今令歸認本姓已
是寬假伏乞陛下聖慈早賜宸斷庶使物情為允公

議稍平

詔追奪周永正出身歷任文字除名

奏狀乞定奪李熙輔該與不該牽復

臣等伏見度支郎中李熙輔頃任利州路轉運使日
非理挾情摘發知巴州楊佐不當降知商州到商州
又寔拾知洛南縣席汝言不實等罪又監司體量奏
熙輔情理巨蠹乞不原赦奉聖旨差官充替熙輔到
關赴屯官院本院已榜示合入監當差遣近知熙輔
進狀却更理會未充替以前耐將事件今來竊聞得
指揮與堂除知州差遣况熙輔為性狼愎累任有過

朝廷已行充替到京踰年未授監當間一旦無故便
即直與牽復况堂除名目已是一重恩例復更與知
州差遣以此外議不允今款乞指揮將熙輔元犯充
替一宗文字遂有司依公定奪該與不該牽○復堂
除知州任使以示公朝賞罰黜陟之不濫也

詔李鼎輔與李延知州

奏狀乞復罷李克忠充國信副使九月十日

臣等伏聞已差內殿崇班閣門祗候李克忠充正旦
此朝國信副使外議皆謂克忠前後轉官差遣累由
內降本無才幹惟冀僥倖今其出使疆外深恐敗事
如向時王士全輩之比則玷辱君命悔不可追况今
虜主新立人情未安專對之臣愈宜精潔無他更往

生事貽朝廷憂臣等伏望聖斷指揮復罷克忠

之命別賜改差了事武臣一員前去充使仍乞聖旨

丁寧今後所差北使並須選擇上以副天聖元年之

著令下以叶中外之公議

詔李克忠罷國之命

奏狀乞改差青鄆二州安撫使九月十八日

臣聞古之先見聖人所以知幾預備不虞治世圖而

無悔朝廷之設外禦帥府之握重兵不惟用政術以

安吾民抑亦修武事以制他寇苟曰稱職則一方向

憂或非得人則為國生事伏見京東路青鄆二州知

州各帶安撫使其地控山並海兵民一有失所易為

作過近年悉差兩制及前兩府臣僚以鎮撫之今曹

伯知青州李端懿知鄆州素匪勲舊俱緣威里威名
未著勢力且輕萬一屬部有不測事宜則人心動搖
何所倚賴兼亦曾有臺官上言謂其不便臣欲乞聖
旨特賜檢會改差青鄆二州安撫使選有才謀經任
使兩制以上臣僚充之以安京東人心亦先見預備
之一端也

奏劄乞立定規除宣徽使并節度使

九月二日

臣伏見近年朝廷非次除節度使宣徽使頗為煩數
竊以二者使額在唐季則付與容易屬聖朝則授與
艱難職任絕優事權寔重臣僚設非勲舊名器安可
輕假謂宜慎重賞格得以關防侍門須有定規庶裨

至治臣愚欲乞指揮今後宣徽并節度使內文臣須
是曾歷中書樞密院任用加之德望為人雅服武臣
曾經邊鄙建立功業者方許除拜兼宣徽使元額只
是兩員至如使相之任體貌尤重更當慎惜豈宜輕
議嘗聞太祖皇帝朝命曹彬收復江南功成凱還雖
賜與則多終不授彬使相臣以謂此等官職平時無
故等閑除授臣僚亦以等閑得之不以為貴四方向
去萬一有緩急事宜必有賢智豪偉之人為陛下制
變禦侮立功立事當此之際朝廷行爵賞恩養之議
則以何官職處之久遠之制須今日思之重之惜之
不可不慎也伏望陛下特賜聖旨以臣所請付兩府

議定守施行上以遵祖宗之法下以重爵位之賞則
中外幸甚
認今後兩府
執守施行

奏狀乞釋傳卞罪十月十日

臣伏見國子博士傳卞近因所乘馬驚逸衝冒禁衛
係憲臺勘鞫法寺議讞次竊緣卞經明行脩士譽推
服今其所犯衆知誑誤書一書實肆赦易曰赦過宥
罪此皆聖賢用忠恕之道以謂凡人孽非自作以過
誤而獲累者則赦之而勿疑伏惟陛下至仁至聖光
舜其心凡百用刑必原情實臣愚竊念聖旨指揮明
卞之誤釋卞之罪申息屈法則涵容廣大之德日益
隆盛也詔傳卞罰銅八斤理為公罪

奏狀論王德用男納馬慶長馬十月十日

臣等竊見西京左藏庫副使馬慶長自知寧州得昏
又授知德順軍竊緣德順軍廣有職田已為優便今
來又差充接伴副使重疊僥倖風聞本人曾納馬二
匹與樞密使王德用男咸融得此差遣中外竊議憤
憤不平方今朝廷清明聖上求治德用樞府大臣首
亂大法政以貽成刑平無私乞真常憲

奏狀論俞希孟別與差遣

臣等伏聞再除俞希孟充言事御史竊緣希孟早自
入臺以來論事私邪動多迎合今畧舉一二事衆所
共聞者以言之前年中以國朝故事內臣不得遷止

刺史已上官資王守忠意望節旄知物議未允既為
前後省都知又欲請節度便俸給漸開其端以圖節
鉞是時諫官韓絳力言不可家居待罪欲望朝廷聽
從希孟不顧國家紀綱下思朝廷大體輒敢上言稱
息命已行仍乞後人不得為例忘祖宗之久制取宦
者之歡心又中書劄子下御史臺同刑法寺衆定百
官行馬夫序事同時舉議皆云臣子起居辭見對君
父失儀尚蒙矜恕不作遺闕豈為偶近兩府行馬趨
朝既已贖銅又作過犯希孟承望大臣風旨不顧君
臣輕重之分不肯同署奉狀而乃獨入文字乞理為
過犯此皆檢邪迹狀明白兼後來因金臺二殿奉事

陛下親發德音而責希孟不踰兩月自言事臺官除
為開封府判官中外喜快咸謂朝廷公明忠邪判別
今却自府判除充言事臺官士人相顧失望將謂朝
廷故用此私邪之人况本人資性已定不改前非陰
巧蔽欺熒惑朝聽所損不細况國家置御史臺蓋欲
執法司直肅正天下必得端亮公正之士同心協力
維持綱紀以重朝廷又陛下精擇輔相以求至治必
在澄清中外動協衆心豈宜風憲之司雜用姦邪之
輩又言事御史舊雖二員自来多是止除一員或亦
全關今來毋湜雖入諫院見有馬遵一員未至關事
所有希孟伏乞聖旨指揮別與一差遣

除禮部員外郎胡南

奏狀乞替馬慶長接伴副使速正典刑十月九日

臣等已具狀彈奏王德用男咸融納馬慶長馬二匹遂差慶長知德順軍係廣有職田之處未赴任間又差慶長充接伴副使有此不公事狀至今未蒙施行切緣近差李克忠充入國副使不當臣等亦嘗押奏係樞密院尋已差替今慶長依舊接伴道途喧沸以謂至公之朝屈法容姦未正其罪今若且令慶長接伴動經百日方還則是使用賂彰敗有罪之人從容往回得以逗遛持久以緩其事因而苟免則何以激勸中外臣僚臣等伏乞特賜指揮以慶長等罪狀速正典刑所有接伴副使早賜差人替換前去

奏狀乞檢會違復方龜年官資十一月

臣伏以法者天下之平一不平則無以示人至公也竊見方龜年前知江寧府江寧縣日因公事得罪奪殿中丞一官勒停凡六七年累經赦宥近以叙用始復初等職官再授大理評事常制既已失中人情終是未平如近年趙植程初各緣罪犯追大常博士停任該赦叙理俱漫殿中丞以龜年較之事似一體而推是頌殊龜年在此場屋時一日十賦登科後嘗撰邊策陣圖累有大臣舉奏稱其事業可乘偶緣譴累本非賊私遂此沉抑深足矜憫伏望聖旨指揮檢會趙植程初等特賜牽復龜年一合入官資亦以示用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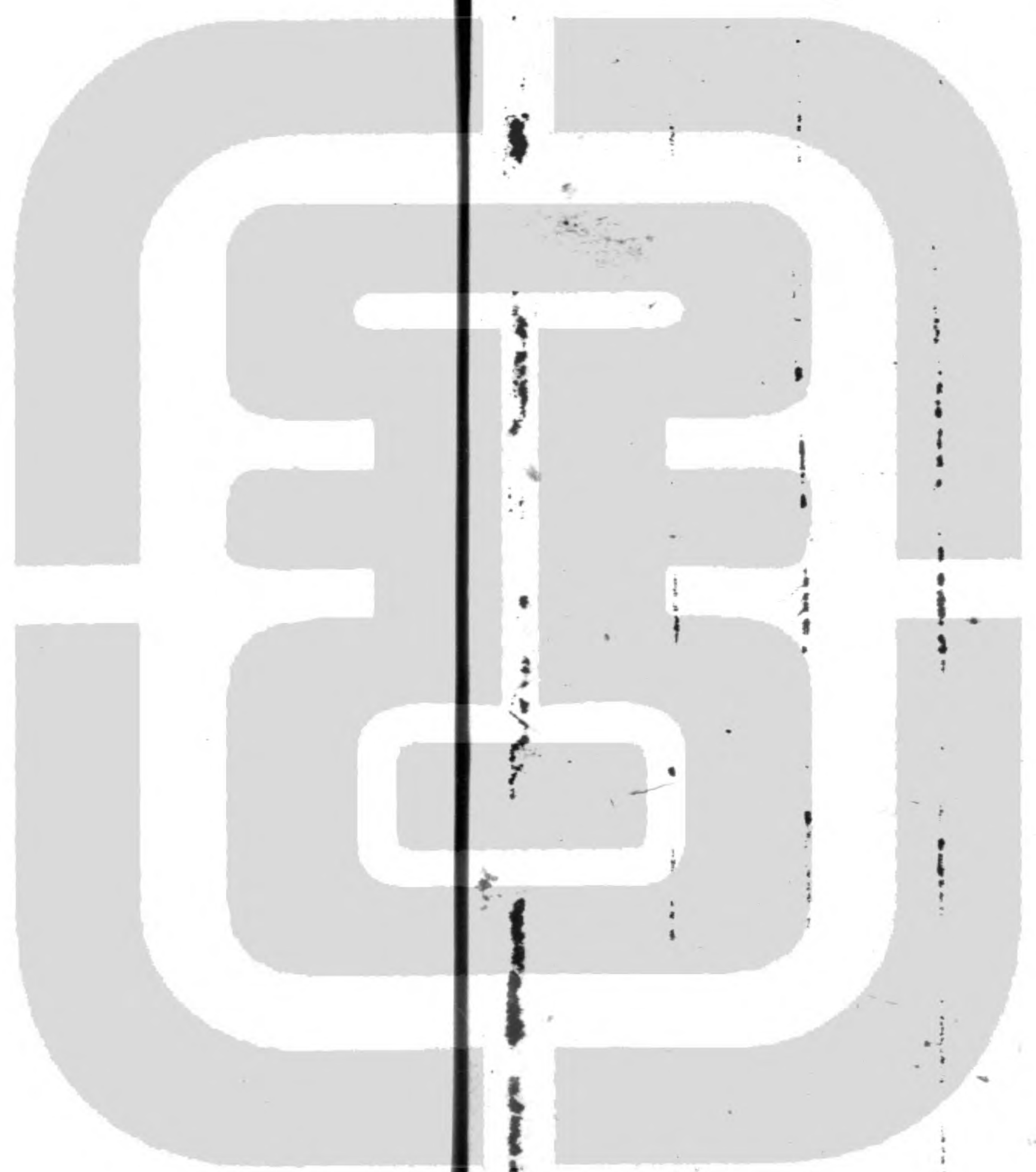
之平也

奏狀乞罷免王德用

十一月

臣竊見樞密使王德用貪墨為性老而無廢其所差
除多涉私徇加之羸病拜起艱難朝廷用包荒之
息而樞府豈養疾之地方今北虜多事來使亭午非
久悉到見德用庭怯如此不惟示中朝委任之弱亦
自取外夷指目之輕損國威靈無甚於是兼德用男
咸鞫納馬慶長馬二匹道塗日益喧傳事連差除顯
見情弊朝廷尚未窮劾邦典豈且寬弛伏望陛下特
賜聖旨先且罷免德用重任出自宸斷慎選賢正有
德望臣僚充樞密使俾中外取重莫狄畏威然後正

咸鞫慶長等之罪示法行不私也



Vertical text columns on the right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several columns, with some characters appearing to be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script. The text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the high contrast and the nature of the scan.

